

謝 辭

這樣一本博士論文，寫來真得不容易。我在構思和寫作過程中遭遇最大的難題，就是不停有好心的朋友小心翼翼地試探：這是傳播的論文嗎？

其實真正決定要以 Bakhtin 為主軸進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在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選修了鍾蔚文老師的「傳播理論專題」這門課。當時，我每周與鍾老師（還有旁聽的宇君）精讀 Bakhtin 的著作原典，逐字逐句地推敲其中的深意。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在博士班前兩年修課裡，最用功也收獲最多的一個學期。我後來完成了一篇引介和評論 Bakhtin 語言哲學的小論文，那篇小論文更是這本博士論文的前身。同時，也正是因為這門課，讓我有更多與鍾老師互動的機會。

我眼中的鍾老師，有著聰明絕頂的金頭腦，以及寬廣包容的心。從博士班一年級「方法論」的第一堂課開始，我就深深地感覺到鍾老師對於知識的熱情和執著。鍾老師在指導我論文寫作的兩年裡，由於接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和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的關係，必須肩負繁重的行政負擔。但是，鍾老師仍願意在百忙之中閱讀我的論文，並且時時刺激我的思考、鼓勵我大膽創新，告訴我不要被人們習以為常的框架所限。每次與鍾老師見面的時候，都是我最開心的時候。因為鍾老師的話對我有種難以名狀的神奇力量，能夠立刻讓我焦慮、不安、徬徨、無助的心找到一個暫時的出口。我想，如果沒有鍾老師大力的支持與精準的慧眼，我一定沒辦法率性地、勇敢地完成這樣一本論文。

我衷心地感謝鍾老師幫助我度過論文寫作上的重重關卡，也不會忘記鍾老師在我遭遇挫折時，讓我感覺到無比的溫暖。我很慶幸自己能有這樣一位指導教授，我更以自己身為鍾老師的學生為榮。

選擇就讀博士班，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在碩士論文寫作的期間，我發現自己有著強烈的求知慾。而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林靜伶老師，則是開啟我學術歷程的啟蒙者。雖然從我就讀博士班以來，因為課業繁重的關係，平常沒有太多時間和林

老師碰面。但是心中對於林老師的思念，一直都在。某次在中華傳播學會的場合，我當面詢問林老師：我想用文學文本作為博士論文的案例，但我又難免擔心這樣的論文很不符合主流的期待。當時林老師給我的回答是：「重要的不是去分析新聞文本或是分析小說，而是是否問了一個傳播的問題」。這個說法令我十分震撼與感動，更讓我當時躊躇猶豫的心豁然開朗。對我來說，林老師不只是台灣的語藝之母，更是我在學術上的母親。謝謝林老師參與我的博士論文口試，有妳在場，我才能從緊張的情緒中馬上安定下來，也有更為篤定的信心。

博士班求學歷程的艱辛，大概需要很強的心臟和很大的熱忱，才能夠克服。還好，我在其中並不孤單，這是因為我有一個很棒的學姊。與盧嵐蘭老師第一次的見面，是在 IAICS 2005 年於文化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上，當時盧老師是我的論文評論人。我清楚地記得我看到盧老師的第一眼印象，就感覺到我們有著相同的頻率，這個頻率來自於我們同樣對於理論鑽研的著迷。後來我持續與盧老師保持著聯繫。在這些電子郵件的往返中，我真切地感受到盧老師為人的真誠，也從中慢慢體會到，作理論研究或以學術研究為志業的人一定要有顆純粹的心。而且，雖然我們不擅於處理人情世故或交際應酬，但是內心潛藏的無比熱情，會化為文字展現出來。那才是我們嚮往的一片天空。

我也要謝謝陳儒修老師和陳芳明老師在口試時給予我相當寶貴的意見與批評。陳儒修老師對於 Bakhtin 理論與西方文化史脈絡的精確掌握，會是我日後持續努力的標竿。陳芳明老師自大學時代以來的言教與身教，早在我心中樹立了一個永恆的典範。雖然我的博士論文可能沒有辦法完全作到陳老師的要求，也可能讓陳老師失望了。但是這些遺憾激勵了我，以後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該更努力才行。我也想在此跟陳老師說，我真的盡力了。

2008 年暑假的符號學讀書會，大概是我在論文寫作上的一大轉折。當時，孫秀蕙老師和儀芬不厭其煩地與我討論寫作方向，我們還共同研讀了當代結構主義的經典論著。那些點點滴滴，替那時剛剛通過 proposal 口試但苦思該如何繼續完成論文又遍尋不著方向的我，重新找到和規劃了接下來的寫作計畫。我必須

說，符號學讀書會，為我的博士論文踢進了關鍵性的臨門一腳。

還有交通大學社文所的林淑芬老師，在「後結構主義」這門專題課上不吝於與我討論當時萌芽的諸多不成熟的構想；以及中興大學外文系的陳界華老師耐心地聆聽我對 Bakhtin 觀點的詮釋，都是這本博士論文不可或缺的幕後推手。

此外，我還要謝謝過去六年博士班生涯中的幾位老師和同學。雖然他（她）們並沒有直接參與我的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但都在不同的面向上讓我獲益匪淺。徐美苓老師給了我許多工作機會，讓我跟著老師慢慢學習教學上的技能。臧國仁老師在擔任《新聞學研究》主編的任內，對我無私的關心和照顧，使我真正見識到長者的風範。我的學業導師柯裕茶老師在求學歷程上的分享和同理心，以及幫忙我準備每一封參與學術競賽的推薦信，讓我得以屢創佳績。林元輝老師在「新聞史專題」課堂上對我的包容和肯定，當然還有在我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後情緒一時難以平復而落淚時，於新聞館二樓走廊上開導我的一席話，也會在我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至於同窗六年的宇君、淑芬、玉釵，我很慶幸與妳們共享了一段互相切磋的時光。能遇到妳們，我是很幸運的。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我的父母親在經濟上的奧援和生活上的照顧，讓我得以專心地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時，劉智堯先生亦師亦友的開導，無疑地是我人生的避風港。

我常在想，人的青春究竟要怎樣地活，才能活出精采呢？我過去六年的青春因著許多機緣，而得以豐富且充實。那麼現在，當我完成了博士學位，或許也正是跟青春告別的時候。對於未來，我有很多的想法和自我期許，我也得用心活出下一個階段的美麗人生哩！